

| 乡村笔记 |

阿猫有家

◎王朝书

连续忙碌三天后，阿猫，今天终于歇息在家了。

看来，阿猫已完全确定它的主人，它的家了。它一点也不担心，自己离开后，再次回来，家里是否有人，是否有吃的。

现在，它不在家的时间里，担心的，反而是先生。机缘巧合，阿猫走进了先生和我的世界。对这只主动融入的橘猫，先生不仅接受了它，还爱极了。

一天，我们转路。阿猫也跟着。半路上，遇到了村外的陌生人。阿猫很害怕。它停了下来，坐在路边，不再往前走。而我们还想继续散步。怎么办呢？是让阿猫留在那里，还是将它带着？阿猫，从小野惯了，将它抱着一同转路，是不行的。只有将它留在原地了。想来，它自己会回家的。

先生和我走了。猫留在了半路。一路上，先生反复问我，阿猫会不会自己回家。我说会的。可先生始终不放心。回家后，阿猫没有回来。先生开始着急了。他又问小琴，猫会不会回来。天快要黑了，先生无法耐心等待了。他怕阿猫走得远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我们一同沿着曾走过的路线，去寻找。先生一路唤着阿猫。我也同样。我们的呼唤声，没有回应，先生更着急了。不停地问我，阿猫会不会跑丢了。

终于，在距离阿猫和我们分开不远的地方，听到了它的叫声。我们走向前去。阿猫，还在和它分开时的地方坐着。看到阿猫，这么长时间，依然在原地等待，先生差点哭了。我上前去，将它抱在怀里。没想到，已经野惯了的阿猫，居然温顺地躺在了我的怀里。

当我们把阿猫抱回家后，先生第一次看到，阿猫对人竟会如此依恋。从那之后，先生对它的宠爱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

阿猫，原本是睡在堂屋门口猫窝里的。我从网上先买了一个猫窝，放在大门口的沙发上，让阿猫睡在那里。进入冬季后，阿猫有时到我们的卧室里来蹭热，睡在我们放睡衣的椅子上。我怕它冷，又买了一个猫窝，放在卧室里。先生并不反对。阿猫就有两处地方可睡觉了。然而，阿猫并不满足。它又跑到先生书房里，躺在先生书房的凳子上。先生将就它，特意给它在凳子上放了一个垫子。阿猫又多了一处窝。有时，阿猫甚至试图，往先生工作的床上爬。这点，先生没有同意。后来，阿猫又乘人不备，往婆婆的床上爬。有几次，它居然得逞了。在婆婆的床上不知睡了多久，直到被婆婆发现。家里，每一处地方，都被阿猫一一睡过。女儿的房间，客厅里的沙发，先生休息时的躺椅，先生和我的大床，阳光棚里的沙滩椅，我的电脑桌，全都被阿猫“临幸”。看着阿猫在家里占地盘，先生并不骂它，甚至在我们的床上，铺一块毛巾。让阿猫可以在冬天里，舒服地躺在温暖的被子上。

当整个的家，都属于阿猫时，阿猫彻底地安心了。它随时出去玩，玩累了、玩饿了，就回家。回到家里，它必定先跑到我的身边。我给它喂了鱼肉之后，有时，它会到先生书房里，陪伴正在工作的先生，有时，会去婆婆身边，陪伴正在看电视的婆婆。女儿回家后，它还会去安慰安慰女儿。先生说，它真是一个都不拉下。

今天，阿猫吃饱了喝足了，开始睡觉了。睡着了阿猫，很快就打呼噜了。先生看着睡得四仰八叉的阿猫，不由得感叹，一只过去被人厌恶的野猫，竟可以变得像个小孩子。每天，只管快乐地玩。饿了、累了，就回家。再也没有可担忧的。彻底放下下心来，安享它的晚年。它真是，有家心安了。

今天，阳光很好。午饭后，先生抱着阿猫，到院子里茶花树下撸猫。先生和阿猫，都被阳光温暖着。我看着先生撸猫。忽然间，先生问我，现在，对家有何感想。

我想着回村来的日子，对先生说，家是月光，是蝉鸣，是清风，是竹林。

先生说，家，要有老人，有儿童，有年轻人，还要有动物和植物，要有一只猫和一棵树。

| 又见茶马古道 |

古镇：川藏茶马古道的明珠

◎高富华

上里：茶马古道第一镇

上里古镇最初叫“罗绳”，后来又称“五家口”（韩、杨、陈、张、许五大家族群聚之地）。它是川藏茶马古道绕不过的地方，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必经地，也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边关隘和宋代茶马司所在地。

古镇依山傍水而建，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，与溪水、古桥相映成趣。沿河一公里，有十余座古桥，造型无一相同，极具江南水乡特色。这些桥梁不仅是南来北往的通道，也承载着古代工匠的技艺。

古诗云：“二水夹明镜，双桥落彩虹。”正是对上里古镇最生动形象的描绘。

走在石板铺成的老街，站在石拱桥上，矗立在古朴的韩家大院中，古驿站当年的风采依稀可见。今天的韩家大院，是上里古镇的主要文化地标之一。

说起韩家大院，自然与茶和古道有关。

上里韩氏，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由陕西省泾阳运土布入川，落脚上里，开创了韩氏商贸基业。

韩氏先祖敏锐的嗅到藏茶的巨大商机，开始弃布易茶，很快富甲一方。鼎盛时期，韩家甚至垄断了周边市场的茶、布、盐和木材，成为一方豪门。

韩氏家族不仅生意做得大，还重文治武功。从乾隆至道光末年，韩家先后有数十人参加科举，仅道光年间，就有两人中进士，十五人中武

举。韩家大院从建设到完成，整整经历了100年，耗费了三代匠人的心血，院落大门悬挂着“踩草梭镖”的匾额，江湖气息迎面扑来。

上里五大姓，除韩氏外，还有陈氏、杨氏、许氏、张氏家族，因而这里又被称为“五家口”。这几大家族的强盛也与茶有关。五大家族可谓各有千秋，韩家钱财丰足，故称“韩家银子”；杨家世代为官，故称“杨家顶子”；陈家田地颇多，故称“陈家谷子”；许家女子相貌一流，故称“许家女子”；张家擅长拳脚功夫，故称“张家锭子”。五大家族在“五家口”和睦相处，共同发展。

清溪古镇：悠然自得的风城

翻过大相岭，就看到了奔腾不息的大渡河。

清溪古镇位于汉源县城北39公里，地处大相岭山脉西南麓的高山河谷地带，汉代始建，历代扩修，唐时初具规模，清代日臻完善。

清溪古镇是古南方丝绸之路上一个最重要的驿站，牦牛道、沈黎道、清嘉道交会于此，成都的丝绸，雅安的茶叶，乐山的盐巴，西藏的马匹药材，云南乃至南亚的珠宝玉器，全在这里会聚中转；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。清溪扼古道要冲，街市繁华，生意兴隆，有“建昌道上小潼关”之称。

清溪城北枕峨山，东西南临洞，古城四周有透迤的城墙，城墙上的雉堞历历可数；城墙之内阡陌纵横，

分布着鳞次栉比的屋宇，屋舍井然的书院；城中屋宇沿十字形中轴线分布，树木掩映，白墙黑瓦，错落有致，呈现出一派祥和安宁的气象，恍若世外桃源。

在清代鼎盛时期，清溪城内有九街十八巷，南来北往的商贾川流不息。旧时的清溪设置齐全，有文武衙署、学署、考棚、文庙、祠堂等28座，还有牌坊、楼、亭18座。由于防守的需要，南北城门外还设有两处营盘驻军，西门处有大校场，用作练兵习武。

如今这些设置虽已废弃，但古貌依稀，成了小地名。充满古城韵味

的北城门洞，仍然是居民们进出的通道。打着雨伞的姑娘、骑着摩托的小伙儿、赶着驮马的老农，都从高耸威严的城墙下的甬道里进进出出，将悠长的历史压缩成一幅亮丽的风俗画卷。

弹丸之地的清溪，“九街十八巷”十分狭窄，一弯一拐，就到了另一条街（巷）。其实主街只有两条，一条南北向，一条东西向。南北向的俗称“老街”。穿过武安门就走到了老街，老街不到200米，南北落差10多米。木结构的房屋以四合院为主，目前保持完好的还有好几家。

老街几乎都是旅店，背夫住的要简陋得多，商贾要好些，过往官员更是讲究。这里有一家姓李的，以前开鸡毛小店，后来贩运茶叶发了财，便修建了一个大店子名叫“永发店”，后来发展成“永发”连锁店，在清溪城内开了三家，除上永发店、下

永发店外，最早的名为“老永发官店”，专门接待达官贵人，每天可以住300多人。

清溪古城保护最好的当数文庙，是四川省内保存最完好的木结构建筑。清溪文庙始建于清朝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共三进院落。在建文庙前，这里是远近有名的玉渊书院。玉渊书院建于南宋开禧元年（1205年），相比朱熹的白鹿书院，只晚了26年。

转过弯弯曲曲的文庙巷，就是“万仞官墙”，色彩斑驳的墙体具有皇家气派。在官墙的中部，依稀有道门影，这就是状元门，相传要出了状元，才能打开此门。文庙里除了斗拱重檐、琉璃碧瓦的大成殿，冠戴般的棂星门，还有滴水桥、泮池、礼乐亭等设施。

在文庙建筑中最有价值的是棂星门。四柱三间三层的石牌坊，坊身布满浮雕，坊顶有4根龙缠冲天柱，全是镂空雕龙，精妙无比，全国罕见。浮雕图案中状元打马游街图特别有趣，状元喜气洋洋，百官也形态各俱，惟妙惟肖。

夫子像前跪着的是郭万俊，他是清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进士，曾任清朝驻日本长崎理事。能跪在这里，也算是荣耀故里。

文庙古树参天，还有千年紫荆、百年丹桂等名贵树木。那株千年紫荆，树不高，但树枝粗壮，中间有空洞，30多厘米宽的裂缝，直通地底，经常有小孩在这里捉迷藏，在树缝中钻来钻去。

乡间五月蚕豆香

◎汪志

味却特别鲜美。”文中的罗汉豆，指的是蚕豆。几个孩童在深夜偷“自家的”蚕豆吃，这滋味该有多美呢？

蚕豆在全国各地都有种植，进入五月蚕豆便陆续上市，尤其在乡间，家家户户都争相煮吃蚕豆，农贸市场、超市、小区门口随处可见。而初夏时节，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，应该是蚕豆的清香味了，这样的日子，到乡间田埂上，小道边走一走，即可领会到脚下、身旁到处是饱饱的蚕豆，甚是喜人。记得儿时，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在田埂及房前屋后的菜地里，在秋天将蚕豆种播下，待来年春天蚕豆花飘香之时引来蜂蝶飞舞。当五月蚕豆成熟后，我们便帮父母先去将蚕豆摘回，然后再剥去蚕豆荚。你看，那从豆荚中剥出的鲜嫩蚕豆，宛如小小的翡翠，碧绿碧绿的，好惹人喜爱。此时，母亲便盛出一大碗蚕豆往厨房

走，没过多久，厨房里就飘出母亲做的蚕豆菜的香味。

元代农学家王祯在《农书》上说蚕豆是“百谷之中最为先登之物，蒸煮皆可食，代饭充饥”之物，若要得其真味，吃出雅趣，必须是新鲜的嫩蚕豆。印象中，每次吃蚕豆时母亲总是去田埂上先摘，鲜嫩的蚕豆可以和着蚕豆皮吃，那时家里孩子多，母亲便将蚕豆用针线穿上好几串，做米饭时放在饭夹上蒸熟后一人一串，此时，我们或套在手腕上，或挂在胸前，边玩边吃，等一串吃完后饭都不想吃了。汪曾祺先生在《蚕豆二题》中写过儿时偷吃青蚕豆的经历：“只一瓣就断了，两三粒翠玉般的嫩蚕豆舒适地躺在软白的海绵里，正呼呼大睡，一挤也就出来了，直接扔入口中，清甜的汁液立刻在口中迸出，新嫩莫名。”我从没有生吃青蚕豆的经历，明理先生的描

述，这味道好像也是不错的。

鲜嫩蚕豆入口酥软，沙中带糯，柔脆适宜，美味可口，从嫩到老，从鲜到干，可配肉蔬，吃法多样，实惠朴素。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蚕豆肉圆汤，肉圆做好后将新剥皮的嫩蚕豆米放入，几分钟便熟，那个香哦。当然，鲜嫩蚕豆炒菜吃也是一道美味佳肴。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“新蚕豆之嫩者，以腌芥菜炒之，甚妙。随采随食方佳。”如今，每到蚕豆上市季节，或超市或从路边的小贩手里买回一些新鲜的蚕豆，经过家人一双巧手烹调，成为我家初夏饭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。

俗话说：“浅夏吃蚕豆，胜过吃肉。”鲜嫩美味中的蚕豆，吃出了时鲜，吃出了风味，吃出了健康，也吃出了初夏的滋味，一同袭来的还有涌动的乡愁。

